



感受世界決定了他們的創作思維

《文藝研究》

汪易物

看了四川美院油畫、版畫展覽，可以看出四川的新一代油畫家們，正在形成具有“山城”、“巴山蜀水”風情的獨具面貌與風格。從作品中感悟到四川油畫的未來更可喜的前景——後生們的前程無量啊！

有人說四川美院油畫有三特點：一曰“小”；二曰“舊”；三曰“苦”。是的，青年畫家們的生活領域、感受世界、決定了他們的創作思維，他們中僅有少數幾個人在近兩三年中反映了一些農民的落後勞動現實，看起來“灰暗”了一些。但能不說他們創作的心境，正是為的是希冀先進、光明的現代化的未來嗎？

翻開前三十五年的畫史，畫家們不正是因為被一種只許說“好”不許說“壞”，只許唱“光明”、“先進”，不許唱“陰暗”、“落後”的高調所作弄，而著下了說假話的一頁嗎？

我們是應當歡迎更多的畫家具有另一種敏銳的，善於發現和挖掘現實生活中一切萌芽的、新的、先進的光明的東西，但也切不可因而只許如此而不許如彼。生活是豐富多采的，先進與落後，光明與黑暗、痛苦與歡樂是交替、比較而進的，任何時代都是一樣。我們提倡要有所側重，要培養藝術家熱愛新生事物的感情。只要他們的作品具有啓發人們嚮往新生活、新事物、新未來的作用，我想，它們的感人之處，往往比那些虛偽的讚頌要有力量得多。

青年畫家羅中立的創作，給過我們深刻的啓示。是的，他畫了大量大巴山農民生活的真實面貌，那裏有悲、歡、喜、怒，有新、舊、苦、樂。讀他的作品，你會看到農村動蕩政策在農民身上留下的疤痕，你也會感受到新政策的穩定正在給農民帶來“金秋”的前景。

難道不是嗎？還是那張滿臉折皺的“父親”，他拿起了壓抑多年的舊嗚吶，吹起了初慶“金秋”的歡樂之曲，是的，他那略顯油光的臉膛，比起三年前那憔悴而乾燥的同一張臉龐，正是兩個不同時代交替的寫照。而對新的生活，面對歡樂的時節，不油然勾起了他深沉的回憶，落下了不知是酸、是甜、是苦或是辣的淚花……

“不要輕率忘掉過去”！這是“金秋”給我們的告誡；是啊，“今日來之不易呀”！這是“金秋”感人至深的心境。感謝作者羅中立，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比“父親”更加耐人深思的佳作。

他們遵循了“百花齊放”方針的，形式、風格也還是多樣的，他們的中年與青年的追求是不同的。但可貴的共同點是他們都熱愛生活，都那麼執著地去表現生活。

相信再過三年以後，四川美院的油畫必會有新的更大的突破，將形成更加強烈的風格特徵。

四川美院有四川美院的路程，要不要都學他們？學什麼？要不要競賽？如何競賽？值得認真思索。

能激起人們美好的聯想

中國藝術研究院

張蕭



我認爲四川美院這次油畫、版畫展覽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藝術風格以多樣性。這是最難能可貴的。在我國藝壇上往往風格相似的作品太多了，尤其是在某一位教授指導人的學生們，某一位名家的弟子們中，以追隨老師的面目、風格爲上，其實追摹得再像也不過僅僅是摹仿而已。而四川美院的學生的作品是他們個人的創造，而不是摹仿品；我這樣說不是否定老師的作用，恰恰相反，老師們發揮了積極的有效的作用，這就要說到第二點是正確的引導，充分發揮學生的藝術想像力，並幫助他們尋找自己的藝術語言。在我國藝術教育中，歷來就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有一種是要求學生刻板地學，一筆一劃跟老師學，不重視培養和發揮學生已經萌芽或正在成長的藝術因子，也有另一種則鼓勵和幫助學生根據自己喜好的藝術趣味，追求自己的藝術表達方式。無疑從他們的展覽中可以體會到這一種教育方式的成效有如此之大。在大學階段，學生不僅僅爲掌握繪畫的技術而學，更

要緊的恐怕是藝術的構想、藝術的鑒賞力的培養，他們的技術是活的，有創造力，無怪乎侯一民同志說他們“發揮得好”。

第三點，不少作品有真摯樸實的感情。矯飾是藝術的大敵，你們的作品流露着真情實感，鄉土的氣息。這是你們的作品中特殊的藝術之美，是極其珍貴的。不要去聽人們的非議。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有人將漂亮當作藝術之美，甚至將妖艷看作美。這實在是歪曲了藝術美。藝術美是高尚的，健康的、純潔的。生活中，自然界裡的醜的物象、事情，可不是常常可以作爲創造藝術美的依據嗎？我不是四川人，我在長江三角洲的農村長大，對他們作品中表現農村的一角一景、一老人一小孩都不覺陌生，感到很親切，有鄉情味，挑逗起我對童年的記憶；煤油燈下搓繩、扒在門坎上跨過門坎，揸着彈花的弓與陀的彈花人等等。凡是能激起人們美好的聯想、回憶或嚮往的藝術品總是成功的作品。他們的成績正在於此。